昌黎集

卷十一〻二

雜著

道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

朱子考異

雜著

原道

附註 樊曰淮南子以原道首篇許氏箋云原本也公所作原道原性等篇史氏謂其奧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誠哉是言東坡嘗曰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其斷然曰孟子醇乎醇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伊川亦曰退之晚年作文所得甚多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必有

所見二先生之論豈輕發者哉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以此槩求古人法度如老杜贈韋見素詩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石介守道曰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附註】孫曰是謂仁義之焉適也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附註】孫曰仁義之於己也仁與義為定名道

與德爲虛位 附註 誠齋楊萬里曰道德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韓子之言實其虛者也其曰仁与義爲定名又曰吾之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張子韶曰此正是退之闢佛老要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捱提仁義一味自虛無上去會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張仁義在此二字既言行仁義後必經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亦未始薄道德也特惡佛老不識仁義即是道德故不得不表出之龜山楊氏曰韓子意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充仁義而足乎己斯謂之德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

為虛位者亦非也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子下或有有字附註孫曰文十八年左氏云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老子之小仁義附註孫曰以仁義為小也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非天下或有之字下小字方作罪云尸子曰井中見星所視不過數星○今按韓公未必用尸子語正使用之作罪亦非文義彼以煦煦為仁附註煦香句切小惠貌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或無其所謂德四字非是

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公言私言下或皆有者字或惟下句有之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附註孫曰秦始皇二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黃老于漢或無黃字附註孫曰竇太后者漢景帝之母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佛于晉魏梁隋之間晉魏梁隋諸本作晉宋齊梁魏隋文苑作晉梁魏隋蜀本作魏晉宋梁齊方後閣杭本云南舉晉梁北舉魏隋也其

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墨下諸本有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二語〕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必上方有則字〕〔主方作王○今按作主乃与下文三韻皆叶作王非是〕入者附之出者汙之〔二者字或皆作則附或作隆皆非是〕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附註〕〔孫曰老者謂學老子者〕孔子吾師之弟子也〔附註〕〔孫曰吾師之弟子謂孔子但可在弟子之列〕佛者曰〔附註〕〔孫曰佛者亦謂學佛者〕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附註〕〔孫曰爲孔子者〕

謂學孔子者也 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 附註 誕欺 亦曰吾師亦嘗云爾 師之 諸本嘗下有師之字 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 附註 訊問也 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 附註 孫曰四謂士農工賈加佛老為六 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 附註 孫曰聖人之教一加佛老為三 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

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或無以字）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后爲之衣飢然后爲之食木處而顛【附註】（顛隕也）土處而病也然后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通方作同）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

其壹鬱壹或作湮或作堙方云按史記賈誼傳獨堙鬱其誰語漢書作壹鬱壹當作壹集韻音咽壹鬱不得泄也平入聲通用湮與壹亦音義同也作壹字則非○今按字書壹壺吉凶在壺中不得泄也即今之氤氲字壹湮古蓋通用故漢書但作壹耳【附註】孫曰宣導也湮塞也為之政以率其怠勌【附註】祝曰勌疲也懈也莊子學道不勌与倦同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方無權衡字非是【附註】孫曰符者分而為二如後世銅虎竹使之類是也璽者天子之印以玉為之權稱錘衡稱衡也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

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剖或作掊【附註】孫曰莊子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附註】介甲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致之或作致其非是麻絲或作絲麻篇內並同【附註】孫曰皿者飲食之器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

則失其所以為臣

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臣不下諸本有能字無而致之民四字而句下有則失其所以為臣一語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附註】孫曰而皆謂汝也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附註】孫曰清淨謂老寂滅謂佛也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

聖一也(名下或有雖字)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雖)其所以為智一也(事下或有雖字)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其言或作之言飢之或作飢而)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附註 孫曰已上皆禮記大學之文)然則古之所謂正心

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附註】尹彦明曰介甫謂退之正心誠意將以有爲非是蓋介甫不知道也正心誠意便休却是釋氏也正心誠意乃所以將有爲也非韓子不能至是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方作國家天下句下或有者字皆非是滅其天常【附註】孫曰天常猶言天倫也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附註】孫曰僖二十三年左氏杞子卒用夷禮故曰子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進上或有夷而字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

膺荊舒是懲【附註】孫曰此魯頌閟宮之文膺當也懲艾也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文或作書或作教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果蔬或作蔬果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

易行也或無而字而下方無其字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附註孫曰盡其常者謂終得其天年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附註孫曰周禮祀天神祭地祇饗人鬼假至也人鬼祖宗也○假音格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何上方無也字○今按曰斯道也何道也是問詞也而曰斯吾所謂道也以下乃荅語也斯道也何道也或作斯何道也斯吾所謂道也或作斯道

也吾所謂之道也又或無所謂字皆非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附註 或問張子韶曰湯學於伊尹韓愈乃謂其傳自禹楊雄自比孟子是得其傳者而愈以軻死無傳何也先生曰禹之道堯舜之道也伊尹得以接湯置伊尹而言禹亦無害也楊雄雖自比孟子而愈以小疵譏之其言無傳則捨之矣

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

如之何而可也何而方作何其○今按此句復是問詞其下乃答語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附註】孫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者言佛老之道不塞不止則聖人之教不流不行也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附註】視曰周禮以辨其上下長多廢疾註謂癃病其亦庶乎其可也月溪姜氏廣原道曰楊墨之道各執其偏皆是以爲道之賊也雖然周衰兼愛之道微而爲我之道勝故原道之作首以博愛爲言而終之曰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至讀墨子則又取其兼愛之義以爲与孔子合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是爲孔墨作王承福傳曰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

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凡此皆以仲兼愛之道破為我之賊後世未有能明之者猶孰孟子無父之說而排之是不通於世變者也

原性

方作性原○今按原道原人原鬼之例作原性為是又此五原篇目既同當是一時之作与兵部李侍郎書所謂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者提即此諸篇也然則皆是江陵以前所作程子獨以原性為少作恐其考之或未詳也【補註】樊曰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惡揚子言善惡混公乃作原性取三者而折之以孔子之言其說有上中下之殊於是說者紛然李習之則置孟荀揚之論本中庸

作復性書三篇皇甫持正則作孟荀言性論而謂孟子之言合經爲多杜牧之則作三子言性辨而謂荀言人之性惡比二子荀得多其論不能相一至王荊公作原性則又曰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性生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則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孟荀其論孟相勝矣白雲郭氏曰唐自韓愈之後言性者皆出其下李翺之言至論動靜皆離寂然不動則異教矣皇甫湜之論謂孟荀楊殊趨而一致又爲韓子三品之論皆無去取杜牧之言愛慾生而自能爲性之根惡之端其

荀氏倣本朝言性者四家司馬公謂揚子兼之王荊公謂揚子之言似矣蘇氏亦曰揚雄之論固以近之亦多蔽於雄之學獨程氏言孟子性善乃極本窮原之理又謂荀揚不知性故會荀揚不論郭氏之論盡矣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而其或皆無而字性者情者方並無者字皆非是曰何也或無曰字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

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方從閣抗蜀本云禮信去仁為近諸本多作曰仁曰義曰礼曰智曰信○今按方本以五行相生之序而言諸本以四方相對一位居中而言理皆可通但竊意諸本語陳而韓公亦頓尚異恐方本或得之）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行於方作行之【附註】孫曰主於一謂主於仁也）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不上諸本無一字方從閣抗潮本作一也而幷屬下句云一謂仁也言不少存乎仁則少畔乎仁蜀本倒一也二字抗蜀反皆作及非也△今按也一二字當從蜀本而）

以也字屬上句一字屬下句方及諸本皆非也方以一為仁亦非是此但言中入之性於五者之中其一者或偏多或偏少其四者亦雜而不純耳反字則方得之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附註悖亂也蒲昧切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其中或作於中作是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之与上方有無字非是情

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與諸本多作於善惡下又有於字○今按二与字皆當讀如字而為句首猶言及也作於而為句絕者皆非左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語勢亦相似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附註孫同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

不可饜食必以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附註】叔向生子伯石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日是豺狼之聲也非是莫喪羊舌氏矣伯石食我字也食采於楊故號揚食我○食音嗣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或無大字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附註】韓曰宣四年左氏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戚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附註】匐蒲北切嶷魚極切匍匐手足並行也岐嶷峻茂之狀

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不憂上或無母字）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補註 樊曰國語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聖下或有人字屬上句）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終上或無其字）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

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教方作學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性下或有情字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言也者或無也字○今按此篇之言過荀揚遠甚其言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惡者由其氣稟之不同爲未盡耳附註韓曰原性之說其有蓋懼當時之入溺於佛老而胥爲夷也故其終云云

原毀

方作毀原說已見上附註韓曰終篇之言曰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意當時必有毀譽之不公者公

初求仕時當有激而作故曰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先道德之行難已則其言誠有旨云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而周【附註】周悉也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附註】樊曰此蓋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聞古之人【附註】古之人或無人字下同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附註】孟子舜由仁義行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早或

作叅附註樊曰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文意盖本此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附註孫曰書周公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方從閣本無求其所以字只作責於己為周公者○今按閣本不或文理而方從之誤矣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去其下十三字方從閣本作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而為之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

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
周乎身或作己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
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善方作有
非是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責或
作取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
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
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或無此八
字非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不上或有是字今
之君子則不然方無則不然字其責人也詳其待

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
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
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
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
廉乎其身或作於己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
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
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
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
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

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是之或作如是方無之字)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原上或無有字)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附註 樊曰書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此公之謂也其曰謂人莫己若其曰人之有技娟疾以惡之則公公所謂怠与忌者也或者乃引中庸夫婦可与知之論孔子後生可畏之語謂公以一善一藝待人爲非是然則孔子之所謂薄責於人者非耶)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應下或無者字非是)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

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此下或無世字非是已或作矣作或作仕或作

化歟或作也

原人 或作仁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閒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閒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人可上或有曰字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下或有南字非是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

不可或無曰山乎三字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方無故字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仁或作人非是【附註】樊曰或曰聖人之所以異於墨者以其有別焉爾今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以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曰不然舜命九官蠻夷猾夏則命皐陶作士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命益作朕虞及其終

則揔命之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其命官雖殊然其所以施仁政於天下則一也

原鬼 【附註】韓曰儒譏墨明鬼而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公於是作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附註】鬼無聲與形上或有鬼無氣三字非是李石曰公子彭生託形於豕晉文

公託聲如牛韓子謂鬼無聲与形未盡也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有怪或作見怪二下或有說字或有說字而無有鬼有物四字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上民字或

作人下民字或作時【附註】奭差也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有形或作有訖為下或無之字【附註】既盡也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反乎或作反其非是或無一不能有形与聲六字或無不能無形与聲六字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為福【註】本或先言為福【附】樊曰按左氏國

語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諸内史過對曰云云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以杜伯射王於鄗動於民而為禍福其斯之謂歟

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方從閣蜀粹無作字○今按古書篇題多在後者如荀子諸賦正此類也卑此篇前已有題不應復出故且從諸本存作字

行難 附註 行下孟切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 附註 矜夸也 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 附註 參字公佐 何如曰先

生之賢聞天下是是而非非聞下或有於字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附註孫曰參以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佐浙東軍居六七年正元十六年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閭門而拒之滿街愈嘗往閒客席書或作常閒或作問客或作賓席下或有坐定二字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誄之附註孫曰其任之謂所擧所任之入也任保任也誄累也入生有德行死而後累引其行跡爲誄令之行狀是也○誄音壘某與某可人也可或作何方從閣杭苑作可云可入見禮記鄭註曰此入可也○今按方據禮記是也然

詳下文韓公之語似以陸公雖陰任誅此人復自疑於有罪則頗有薄其門地之意而以薦引之力自多者恐後作何字語勢乃協更詳之任與誅也非罪歟皆曰然也或作之罪一作過曰上或有應字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是任而誅之邪任而誅方作誅而任而或作與先生曰否吾惡其初【附註】孫曰初謂為胥与商也○惡烏故切不然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附註】樊曰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入也敬子仲之諡也

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夫惡求其初【附註】樊曰禮記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文子晉之大夫○惡音烏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而可上或有焉字邪上或有也字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間儻有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

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聖人賢人人方皆作之或并有入之二字世出或作世世生百歲或作百年乳於或無於字他日又往坐焉或無坐字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其與其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方無其皆賢乎四字缺或作設少或作細或作一少下方有者字○今按此言人之才或不全備姑舉其可取之多而略其可弃之少也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其方作於○今按作

其語意為近但陸公此句正不敢必求全扌之意而下文韓公又以太詳而不早責之殊不可曉當更考之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邪其位下或有也字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其後用也必粗舉焉或作索之詳下或有耳微字非是附註粗大也跡也也物不精也○粗聰徂切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文錄作退語其入曰乃今吾見孟軻

對禹問附註樊曰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賢則与賢天与子則与子

云云公乃設問而為之荅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大抵孟子之說主天命而公以人事言之爾其致一也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利一作慮）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

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無其人下方有而不傳三字不傳者或作不得如己者非是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之慮下或有民字附註淑善也殊六切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

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數色角切下同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莫上或無人字亂或作禍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待或作得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乱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諸或作之守法法方從閣作法守是非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

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附註】孫曰不得謂孟子求堯舜禹傳授之說而不得也

雜說四首或作三首其一作題崔山君傳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噓上或有之字【附註】噓呵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閒氣下或有而字【附註】孫曰茫洋飛騰貌窮極也玄閒天地之表薄日月【附註】薄迫也伏光景【附註】伏掩也感震電神變化【附註】孫曰神不可測也水下土【附註】水浸也汩陵谷【附註】汩漂沒也越筆切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靈方從閣本作

雲是 非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附註弗或作不方無信字非是孫曰憑依猶勢位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註醫下或有人字附祝曰瘠瘦也禮記膌肥瘠○瘠音籍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綱下方無之字理亂或作亂否天下者人也安危

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紀綱或作綱紀所以閣無以字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作或作爾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附註孫曰謂罷侯置守○分扶問切聚兵而焚之附註孫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鑄以為金人十二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世方作帝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

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四海或作天下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諸本或無天字扶或作持○今按此句未詳疑有誤字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善計方無善字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之或作云而無爲字非是孫曰談生者談姓不知其名附註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附註孫曰長往不來謂隱遯不仕也昔之聖者聖者或作聖人或并有人

者二字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

有若鳥者鳥閣作馬方云尸子禹長頸鳥喙閣本訛也其頷有

若蒙倛者附註荀子曰仲尼之狀面如蒙倛註云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

曰蒙倛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蒙倛韓侍郎正謂公也按楊倞註荀子時為

大理評事公為刑部侍郎此語豈親愛於公耶○倛音期彼皆頷似而

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

附註祝曰楚辭平脅曼膚何以肥之註謂紂也顏如渥丹附註孫曰詩顏

如渥丹其君也哉渥厚漬也言顏如厚漬之丹也美而狠者附註樊曰

左氏傳宋公子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頷則人其心則禽獸

又惡可謂之人邪貌或作面貌上或有其字禽下方無獸字邪或作也方云列子庖犧女媧神農夏后氏蛇身人面牛尾虎鼻皆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人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而有禽獸之心公意亦如此耳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方後閣杭無可否字非是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附註孫曰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崔山君傳稱鶴言是爲怪也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

伯樂不常有（或無下千里字）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或無人字）駢死於槽櫪之間（附註 駢並也蒲眠切）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附註 食音似下食之同）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食馬上或有今之字而食下疑脫一石字馬也方無也字且欲或無且字且或作而○今按且字恐當在等字下）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

能通其意孰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二無字下諸本皆有良字閣杭本皆脫其真無馬邪五字知或作識而無也字

讀荀下或有子字【附註】孫曰荀卿名況趙人齊襄王時為稷下祭酒避讒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著書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樊曰荀子三十二篇其非十二子篇以子弓并仲尼謂子思孟軻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其性惡篇謂人之性惡禮義生於聖人之為此其抵捂不合於道而公所欲削者歟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

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附註 孫曰徒謂諸弟子）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晩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雄下或有也字）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其下或有所能字 附註 孫曰如韓非申不害田駢愼到之屬）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附註 孫曰老師大儒即孟子荀卿是也）火于秦黃老于漢（或無黃字）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

楊雄氏而止耳（或作矣一無楊雄氏而止耳一句）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閒乎（時下或有有字不下或有醇字抑下或有其字）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或無黜字去下或無無之字）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附註　籍書也）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方從閣無乎醇字或無乎醇者三字而有如字皆非）

是錫方作雄非是【附註】伊川曰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退之以大醇歸之蓋韓子待人以恕孫曰小疵謂有不合於孔子者

讀鶡冠子【附註】契曰西漢藝文志有鶡冠子一篇其下箋云楚人居深山以鶡鳥羽爲冠而唐志云鶡冠子三卷豈漢時遺缺而至唐全耶漢唐皆以爲道家者流而公謂其辨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柳子厚作辨鶡冠子則曰得其書而讀之盡鄙淺言也二公所見不同如此○鶡音曷

鶡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九方作六云今鶡冠子自博選至武靈王問凡十九篇此只云十六篇未詳○今按方蓋不見

或本已作九也或無雜字非是【附註】孫曰漢藝文志又有法家名家者流刑名謂此也

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至或作實【附註】孫曰博選篇云道有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一曰百已二曰什已三曰若已四曰斯役五曰徒隸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遇下或有其字功上或有其字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壺或作瓠音義同【附註】孫曰學問鶡冠子第二篇爾雅壺瓠也國語云苦瓠不材於人共濟而已註云佩匏可以渡水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

減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去減方作減註下或有者字

讀儀禮附注孫曰儀禮十七篇周之舊典漢高堂隆生所傳者也此外又有三十九篇河間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竟不施行今亡矣韓曰唐明經有三科儀禮其一也今書具在凡十七篇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其方作且用之或作用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

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存上方無之字家或作說尚下方無有字於是摭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方無學字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閒嗚呼盛哉

讀墨子

【附註】孫曰墨子名翟宋大夫漢藝文志云著書七十一篇今存者十二篇有節用兼愛尚賢明鬼神非命尚同等諸篇明鬼神在尚同篇中無別篇也樊曰世之學者因臨川王氏詩有孔墨必相用自古寧有此之語意謂孟子排楊墨公排釋老自比孟子不

當有相用之說然學者必知孟子
歸斯受之之意然後識公讀墨之
旨伊川先生曰或問退之讀墨一
篇如何曰此一篇意亦甚好但言
不謹嚴便有不是處至若言孔子
尚同兼愛与墨子同則甚不可也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上或皆作尚方從閣本云考墨子本書及漢藝文志當作上而孔子畏大人【附註】孫曰論語畏天命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附註】孫曰荀子子路問魯大夫練而林禮於子不荅以告子貢子貢曰汝問非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附註】

孫曰子夏曰賢賢易色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附註】洪曰語云吾不与祭如不祭曰我祭則受福【附註】孫曰禮記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附註】孫曰為孔子之學者必用墨子取其與孔子合者而已為墨子之學者必用孔子折衷於聖人之言其可

也

不相用不足為孔墨【附註】洪曰列子云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又古語云墨翟突不及黔孔丘席不及煖孟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則墨亦大賢孟子特以其非中道其流不能無弊故闢之耳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退之讀墨蓋出於此莊孟荀卿之論皆斥其所短也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一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二

朱子考異　諸家註附

雜著

獲麟解

方云李本云元和七年麟見東川疑公因此而作然李翺嘗書此文以贈陸傪傪死於貞元十八年則此文非元和閒作也⊙今按此文有激而托意之詞非必為元和獲麟而作

附註 樊曰春秋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三傳之說各不同公既作此解李習之嘗書以贈陸員外傪曰韓愈非玆世之文古之文也其詞与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其有過於斯者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

以類知也孫曰爾雅曰麟麕身牛尾一角宋遠孫曰關雎之應實無麟而若麟之瑞春秋之作實有麟而非麟之時

麟之為靈昭昭也【附注】孫曰禮記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詠於詩【附注】麟之趾是也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書於或作載於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馬牛或作牛馬鹿然或作鹿之狀或無之字皆非是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

知其為馬【附註】祝曰鼠說文鼷鼠禮記夏氏黃馬蕃鼠○鼠音猶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下或有也字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附註】孫曰左氏傳西狩獲麟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之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下或有也字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下或有哉字

師說 附註 洪曰柳子厚荅韋中立書云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為師愈以是得任名又報嚴厚輿書云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無以韓責我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言非好為人師者也學者不歸子厚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

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閣本無此五字非是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庸方從閣杭作豈或并有二字而無夫字皆非是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方無也字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嗟上或有咨字非是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且或作已下或作去皆非是是故聖

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非上或有也字方云讀音豆周禮天官註徐邈讀馬融笛賦作句投徒鬭切何休公羊序失其句讀不音山谷和黃冕仲詩只從如字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

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盛或作大按官盛語見中庸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不齒或作鄙之其可或無其字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句絕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方無孔子師郯子五字而以萇弘師襄老聃六字連下句郯子之徒為句曰按本一云郯子下當有數子二字其上當存孔子師三字為是○今按孔子見郯子在適周見萇弘老聃之前而聖人無常

師本杜氏註問官名語故此上句旣叙孔子所師四人而再擧郯子之徒則三子在其中矣方氏知當存孔子師字而不知當幷存上郯子二字乃以下郯子二字屬上句讀之而起郯子之下更有數子二字誤矣【附註】韓曰孔子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史記曰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左氏傳曰郯子來朝孔子問少昊氏以鳥名官之故○萇音長郯音談國名也

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子下或有曰字方從杭本云論語本無則字曰字似不當有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故上或無是字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附註】韓曰蟠正元十九年進士年十七好古文六藝

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學上或有請字方無下余字

進學解 樊曰進學解出於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而公過之孫樵所謂韓文公以進學解窮者此也孫樵又与王霖書曰王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捜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子捕長蛇不施鞚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韓曰擣本傳云再爲國子博士既才高數黜官人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也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招或作召

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畢或作必畯或作俊方云古文尚書俊皆作畯公佗文石本多用畯字新舊史同上占小善者率以錄附注占去聲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爬或作把方云音義同附注爬蒲巴切抉於決切挑也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之不或作不能非是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

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年方作時云考舊史公時以職方下還蓋非久於博士○令按此文恐非職方左還時作說見下三年博士註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吟或作唫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記或作紀【附註】孫曰玄幽深也陳齊之語錄云沉浸醲郁含英咀華至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此退之作文章法也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是亦學文術也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焚或作燒兀兀或作矻矻之下或有於字觝排異端【附註】祝曰觝角觸淮南子兕牛

之動以觝觸異端異說也語攷乎異端○觝音底攘斥佛老補苴
罅漏張皇幽眇方云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呂氏春秋語抗辭幽說閎
意眇自見揚子雲解難[附註]苴子余切所以藉履罅呼訝切孔罅尋墜緒
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
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茫茫
或作芒芒障或作停方云禮記緜鄣洪水音章或無有字沈浸醲郁含
英咀華醲或作釀[附註]孫曰英亦花也張子韻曰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
使書味存乎胷中則益矣韓子曰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咀在呂切嚼也
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附註]祝曰梁劉孝綽

安成康王弃虞夏華運姚姒之姓巳分姚舜姓也姒徐里切夏姓也渾渾無涯無或作亡或作之非是[附註]孫曰揚子曰虞夏之書渾渾爾謂規學此虞夏之書也○渾渾並胡本切周誥殷盤佶屈聱牙[附註]元結曰聱者謂其不相聽從韓曰聱廣雅謂不入人之語也孫曰周誥謂太誥康誥酒誥洛誥之屬殷盤謂盤庚三篇佶屈聱牙皆艱澁貌○佶其乙切屈求勿切聱五交切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附註]孫曰莊謂莊子騷謂離騷太史所錄謂司馬遷史記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文方作德或作儒或作得非是少

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具或作其或作且人上或無爲字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躓多作疐方云載疐其尾說文与躓義通【附註】祝曰爾雅跋躐也疐路也韓曰詩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註跋疐顛倒貌老狼有胡進則跋其胡退則疐其尾言進退有難也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遂或作逐年方作爲謂貞元末爲四門博士元和初爲國子博士今復下遷諸本多作三年樊謂公元和元年六月爲博士四年六月遷都官史謂三歲爲眞蓋三年也今按洪譜則樊說爲是當作三年唐本詩註行

伏皆有三年字何煩曲說乎然洪亦附三為之說則又誤矣[附註]孫曰謂正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謫陽山令也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丙方作其豐或作登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附註]爾雅杗廇謂之梁說文云杗屋大梁也○杗音盲細木為桷[附註]左氏傳子尾抽桷擊扉註桷椽也詩松桷有梴欂櫨侏儒[附註]三者皆屋上短柱欂一名栟櫨一名楶侏儒一名梲楶或作侏檽韓曰欂柱也櫨柱上跗○欂櫨音薄盧椳闑扂楔[附註]椳音隈戶樞闑魚列切門限扂亭點切門閾牡楔音屑門兩傍木各

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或無宜字室下有屋宇工作功方云淮南子曰賢王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為舟航梁棟小者以為楫楔脩者以為櫚榱短者以為侏儒枅櫨無小大脩短皆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烏頭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不棄者而況於人乎公言蓋祖此而宜施二字當為一節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附註孫曰七者皆藥名也玉泉一名玉札生藍田山谷赤箭生陳倉山谷及太山少室青芝出泰山牛溲牛溺馬勃馬屁菌也生濕地及腐木上敗鼓皮主蠱毒出本草○溲音瘦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

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姸【附註】紆餘屈曲貌○紆音迂

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

方也【附註】卓犖或作犖犖犖呂角切昔者孟軻好辯孔道

以明轍環天下【附註】孫曰轍車跡也環循環也卒老于行

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

荀卿至是弘八字方從舊史如此又云文苑上文皆同惟是弘作以興盖國初以諱避也閣本亦只作大論以正爲主以論爲倫自杭本也而新史又易守爲宗其說益甚矣【附註】孫曰史記荀卿遊於齊三爲祭酒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死而荀卿因家蘭陵

是二儒者吐辭爲經擧

是爲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遇或作進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平聲附註要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顯或作消舊史四句皆無而字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俸或作奉註靡与糜同附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從或作而券是附註徒謂徒御也○從才用切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促促諸本多作役役方云促促音齪公張署墓誌抑首促促就食與此同史記中屠嘉娖娖廉謹娖与促音義通集韻齪下二字皆出編或作篇然

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兹非其幸歟或無其字或作此非其利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附註祝曰庳下也呂氏春秋謂確乎其節之不庳也大元經亦曰山川福庳而禍高○庳音畀忘己量之所稱附註稱去聲指前人之瑕疵附註孫曰前人謂在己之前謂貴顯者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附註祝曰詰責也周禮以詰邦國杙即莊子求狙猴之杙者斬杙橛也楹柱也孫曰杙小而楹大故愈以杙自喻○杙音弋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

其豨苓也 師下或有不字○今按本草昌蒲一名昌陽作不以者非是

【附註】樊曰昌陽本草昌蒲註生石磧上概節者良生下濕地大根乃是昌陽不可服東坡云不知退之即以昌陽為昌蒲耶抑謂其似是而非不可以引年也孫曰昌蒲味辛温無毒久服輕身不忘延年益心智一名昌陽生上洛池澤及蜀郡嚴道祝曰楚人呼豬為豨豨苓乃豬苓也○訾音紫豨音喜又音希

本政

【附註】樊曰周衰文弊老子之徒莊周唱為太古之說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焚符破璽而民樸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公於原道篇既詳辨而排之矣至是又作本政云

周之政文既其獘也○其方作有或無其字今按猶言既而弊矣既字又似及字後世不知其承附註孫曰夏之政忠忠之弊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不知其承謂不能救之以忠也大數古先附註敷布也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遂或作逐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附註孫曰謂百氏之言也天下可為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誼此之政敬矣戾於忠何居我其周後乎曰周不及殷其殷後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

之初何居方無何字或無居字我或作吾○今按何居準檀弓音姬大率此篇僻澁必其少作令或有所未通闕之可也暴孽情飾淫志孽或作秦枝辭琢正附註枝辭謂枝蔓也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或無然非二字附註祝曰論語不悱不發註必待其人口悱悱乃後發○悱芳尾切謂不可守遂變而後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復後雖硊硊決不可暨方無後字暨或作洎附註硊苦骨切堅也用心貌暨至也原其始固有啓之者也聞於

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附註】樊曰繫辭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之謂歟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恠而暢皇極【附註】恠或作類皇極大中之道伏文顏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附註】窅音窈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守戒【附註】韓曰唐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為七八蔡在當時最為近地而成德淄青連結為援所謂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

之間而不知為之備者此公守戒之所以作終之曰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入及裴度平蔡而公之言驗矣大和間杜牧作守論亦公之遺意歟

詩曰大邦維翰【附註】孫曰詩大雅板之文翰幹也書曰以蕃王室【附註】孫曰尚書微子之命之文蕃蕃籬也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窞穽以待之援方云籬也欄也字當從本【附註】柴援者樹柴為援也窞穽坎穴也○窞徒敢切穽慈井切

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附註穿窬亦穴也上通爲穿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扃鐍以防之附註祝曰扃鐍鎖鑰也莊子固扃鐍○鐍古穴切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閒屈或作倔附註孫曰介猶閒也屈強謂當時方鎮也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故野下或無人鄙二字爲下或有之而二字或只有之字○今詳文勢疑爲字衍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

於不足之為句下或有而不為三字○今詳文勢疑下足字衍下文不足為者故此材力不足之者次之是下或有為字非是不足之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之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綿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与上方無而字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閼【附註】孫曰戰國策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頸或作領

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之【附註】孫曰蒯通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賁育古之勇力士也孟賁生拔牛角賁育衛人力舉千鈞○賁音奔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附註】孫曰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矣魯雞大雞也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於或作与非是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附註】孫曰鹿無爪牙而性又怯故卒爲豹禽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圬者王承福傳

圬或作杇方云圬音烏左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杜註圬人塗者題語正本此說不當用杇字〇今按論語作杇【附註】樊曰按孟子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又彭更問士無事而食不可也二章孟子有食於人及食功之說王承福所言蓋有合於孟子故公為之傳韓曰說文圬所以塗也秦謂之圬關東謂之槾字或作墁鏝

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方無夫字天寶之亂發

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附註孫曰勳謂柱國護軍之類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鍚衣食附註祝曰鏝圬具爾雅鏝謂之圬○鏝毋官切餘三十年舍於市之圭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附註孫曰當謂所當之直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附註孫曰廢謂廢缺如四支不足之類又曰粟稼而生者也附註稼種也著布與帛必蚕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

人不可偏為【附註】孫曰偏為者謂一一為之也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方從閣杭本如此諸本以生或作以出令○今按所以出令与原道意同似當從之然詳上文有三生字故此言君者理我之所以生者正承上文而言也若作出令則与上下文意皆不叶矣今當以方本為正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方從閣杭無也字非是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附註】孫曰左氏食其食敢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一日捨鏝或作捨鏝一日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

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附註】強其量切下並同心難強而有智也智上力無有字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特或作故噫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入下或有於字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附註】孫曰墟丘墟謂廢田也○墟丘於切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

問下或無之字死上或無曰字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焉下或有而字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知其不可下杭本有能字蜀本能上又有強字○方從閣本作知己之不可能又無強字今按此數本語意皆與上文不擇其才之稱否者相複又與本句多行可愧者不相承惟杭蜀本近是但能字亦未安而強字當在而字下耳今參取二本定為知其不可而強為之則其上下文之義皆暢矣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方無之字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

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我者閣作我類有之閣作有小皆非是〕又吾所謂勞力者善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者下或有也字〕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附註 孫曰孟子窮則獨善其身〕然吾有

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附註】為于偽切下為人同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附註】孫曰孟子謂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楊之上或有然字非是畜或作蓄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附註】孫曰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亡或作忘又其

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鑑焉鑑方作覽或作覺○今疑自鑑或當作日覽

五箴 幷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方無是字余生三十有八年三或作四方從閣杭蜀本云洪樊辨證詳矣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

附注 洪曰正元十八年与崔羣書云左車第二牙脫去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又祭老成文云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此云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以此

觀之公未四十時屢看北嘆知作四十八為誤矣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二於字或並作于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余方從閣杭蜀本並作于云左傳于民生之不易于勝之不可保杜註于曰也○今按方說不為無據然与所證之文初不相似況下文有嗚呼余乎則此于字皆是余字明矣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嗚呼余乎

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知下或無乎字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烏或作焉焉或作然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附注】樊曰此謂佐董晉張建封于汴徐二州時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以汝方並作汝以○今按近世校本務爲新奇多作倒語文乖字逆幾類歐陽公所譏石公操作字之怪殊失韓公立言本意今悉正之不敢從也【附注】樊曰此謂爲監察御史坐論天旱入飢出爲陽山令汝不懲邪

而呶呶以害其生邪【附註】呶譊聲女交切

行蔵行或作悔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

行也無邪言也無頗【附註】頗普禾切死而不死汝

悔而何【附註】孫日行与義乖言與法違雖無害猶當悔也行也無邪言也無頗雖至於困躓幾死而不死汝其可悔乎言不當悔也宜悔而休汝

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

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追諸本皆同而方從閣杭作正○今按草書追字近似止字二本偶以轉寫致誤而方乃以好怪取之不復計

其文義之通塞可一笑也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善方從杭蜀作悖○今按二本蓋由下句而誤方亦不顧文義而取之也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讐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讐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焉有餘厥聞四馳焉或作然聞聲聞也音問【附註】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附註】樊曰論語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蘇東坡解云前所聞者未能行恐後有所聞行不給也或曰聞聲聞也未能行其實而得其聲故不欲其有聞也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附註】賈音古揜以媒怨

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以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及其或作其及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禍亦方作辱則

後漢三賢贊三首附註樊曰後漢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者同傳公為之贊各不滿百言而叙事略無遺者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附註孫曰充字仲任其先魏郡元城人父誦徙居上虞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附註孫曰充到京師授業大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

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
見輙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閉
門潛思論衡以修
附註
充歸鄉里屏居教
授以為俗儒守文多失
其真乃閉門潛思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
餘萬言韓曰充所為論衡初中土未有傳
者蔡邕入吳始得之常秘以為談助其後
王良為會稽守亦得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
稱其才進或曰不
見異人當得異書
為州治中自免歸故同
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
病不行年七十餘
附註
孫曰刺史董勤辟
充為從事轉治中自免
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
守學肅宗特詔公車徵以病不行
乃作養
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附註】後漢長陵臨涇岸頹壓其流好學有志為鄉人所輕或無為字人或作里【附註】孫曰符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之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憤世著論潛夫是名【附註】孫曰充著潛夫論三十六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述赦之篇以赦為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甚或作急方云王符述赦篇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公全具此語皇甫度遺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鴈門問鴈呼卿【附註】樊曰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大守者亦還家書刺謁規

規臥不起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不仕終家乎嗟先生

仲長統公理 或無仲字 附註 仲長統字公理 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 謂上或有自字 其後果敗以此有聲 附註 樊曰統年二十游學青徐幷冀閒幷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士多歸附時統過幹幹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擇人所以為君深誡幹雅自多不納其言未幾幹以幷州叛至於敗幷冀之士皆以是異統樊曰高幹袁紹甥也 俶儻敢言語默無常人以

爲狂生傲或作倜方云傲與傳合州郡會召附註本傳云州郡命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後參丞相軍事舉下或有高第字○今按本傳無高第字附註樊曰尚書令荀郡聞統名奇之舉為尚書郎後參曹操丞相軍事卒不至于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文章方云考本傳當作于章公三贊未嘗私立一語四十一終一下方有而字附註孫曰統毎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嘗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年四十一友人東海繆襲稱統文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襲字熙伯辟御史府後至尚書光祿

勲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諱辯時愈 附註 賀本傳年七歳能歌詩使賀賦詩立就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它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公特著諱辯一篇又幽閑鼓吹録云賀以詩歌謁愈愈送客歸困解帶旋讀首篇鴈門太守行云黒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插帶急命邀之又云張昭論舊君諱云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厲王諱胡至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退之諱辯取此意樊曰舊史公傳云李賀父名晋肅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辯令舉進士盖以是罪公而新史則書其事於賀傳云以父名晋肅不肯

擧進士愈爲作諱辯然亦卒不就擧

愈與李賀書

李上方有進士三字非是【附】【註】樊曰賀字長吉系出定王後

勸賀擧進士賀擧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毁之

此公自言嘗勸李賀擧進士而賀從已說擧進士有名稱故与之爭名者毁之也今方氏乃從諸本刪去名字而以有字屬下句遂使復出四字爲剩語而爭名二字無所承故諸本亦有覺其誤者而弁刪四字以從省雖若小勝方本然要爲失韓公本旨而不究毁者之情也方本又無之字亦非是方又云康駢劇談錄謂公此文因元稹而發董彦遠謂賀死元和中使稹爲禮部亦不相及爭名盖當時同試者

曰賀父名晉肅賀不擧進士爲是【補註】

樊曰公與李賀書令亡矣所謂諱辯者此也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或無也字皇甫湜曰附註音植湜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方無若字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附註孫曰鄭玄註曲禮云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言在律曰不諱嫌名附註孫曰曲禮之文也嫌名謂音聲相近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蓲与丘同音烏蓲草名或無此註字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

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嫌名律乎下諸本皆有此二十字方從杭本去之非是）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若字方作周公【附註】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若字方作孔子）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本或無若字）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附註】釗音招）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又曰賜襄而弔○若字方作曾子）周之時

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期字度字下或並有者字方云董彦遠曰騏期以姓苑考之爲碁又李涪謂杜操字伯度魏人以武帝諱謂杜度公誤用也然張仲景方自有杜度公所用或出此漢諱武帝名徹爲通【附註】謂徹侯爲通侯蒯徹爲蒯通之類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或無下又諱二字方云顔氏家訓曰桓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皓呼腎腸爲腎脩公言蓋有自也○今按公言或与顔氏偶

同未必用其語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饑也附註樊曰以滸勢秉饑為近太祖太宗代宗玄宗廟諱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代宗名昺玄宗名隆基○滸呼古切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以諭為近代宗廟諱以機為近玄宗廟諱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言語或作立言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或無舉字為可下或無邪字方無邪為二字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矣或並作也方

並作邪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宦者或並作宦官

諱風伯諱或作譏非是【附註】樊曰德宗正元十九年正月不雨至七月甲戌始雨公時為四門博士作此專以刺權臣裴延齡李齊運李寔等壅蔽聰明不以旱饑全於誅求使人君恩澤不得下流

如風吹雲而雨澤不得墜也是年冬公拜御史竟以言旱饑謫陽山令兮晁氏曰旱以喻時澤不下流風以比小人寔為此病雲以媲君子欲施而不可得也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旱上或無之字【附註】孫曰呂氏春秋風師曰飛廉山升雲兮澤上氣【附註】上亦升也雷鞭車兮電搖幟【附註】幟旗也尺志切雨寖寖兮將墜寖寖或作侵侵將下或有欲字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附註】樊曰暘烏日名見廣雅念此下民閟其光兮【附註】閟閉也不鬭其神嗟

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獨或作將求其時兮修祀事附註孫曰周禮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唐制以立春後丑日祀風師此謂求其時也羊甚肥兮酒甚旨食之飽兮飲之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離之附註孫曰屏屏雲聚貌離薄也音離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氣不或作雲不附註鑠消也寒之使雲不得施雲不或作氣不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方無兮字又上或有其字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

我令或作令我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雖方作之非是汝或作爾

伯夷頌 附註 洪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自春秋時已有此說義士謂伯夷也近世學者以太史公所記為不然因謂孔子稱餓于首陽之下非不食周粟蓋絶糧耳余謂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非之佐之者以拯天下之溺非之者以懲萬世之亂其用心一也不然則商之三仁或去或不去或死或不死何以皆得謂之仁邪樊曰王荊公伯夷論謂韓子之頌為不然曰伯夷嘗与太公聞西伯善養老而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

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与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是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下太公哉荊公之論与此頌相反學者其審之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

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

擧世非之下方從抗粹及范文正公寫本無力行二字千下有五字云自周初至唐貞元末幾二千年公言千五百年擧其成也○今按此篇自一家一國以至擧世非之而不惑者汎說有此三等人而伯夷之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又別是上一等人不可以此三者論也前三等人皆非有所指名故擧世非之而不顧者亦難以年數之實論其有無而且以千百年言之蓋其大約如此耳今方氏以伯夷當之已失全篇之大指至於計其年數則又拾其幾二千年全數之多而反促就千五百年奇數之少其誤蓋甚矣方說不通文理大率類此不可不辨

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泰山不足

為高【附註】崒慈卹切山高貌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去下方無之字【附註】孫曰史記宋世家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從或作率與或作從彼伯夷叔齊者【附註】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孤竹君之二子伯長也叔少也夷齊謚也世有不知者多矣見春秋少陽篇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附註】孫曰

史記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明下或有者字今世之所謂士者或無所字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一凡人諸本兩句皆作凡一人唯范本並作一凡人乃與下文非聖人者相發明諸本非是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準方竹准○今按準字從水準聲俗作准方本誤也又按此篇之意

所謂聖人正指武王周公而言也既曰聖人則是固為萬世之標準矣而伯夷者乃獨非之而自是如此是乃所以為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与世之以一凡人之毁譽而遽為喜愠者有間矣近世讀者多誤以伯夷為萬世標準故因附見其說云〔附註〕孫曰標表也準謂準繩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附註〕伊川曰伯夷頌只說得伯夷介處要說得伯夷心須是聖人語不念舊惡怨是用希